



李嘉渊

著

鲤若 安好

惨遭失恋的许安好
复仇路上遇学长向鲤

“前男友的
一百种死法”尚未上演，

“现任男友
怎么这么难追”已经拉开序幕！

精英医科生 × 失恋“复仇者”

这世上我绝不会违背的，除了
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有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鯉若

安好

Q.20 Q.40

Q.20 Q.40

Q.20 Q.40

鲤若 安好

李慕渊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鲤若安好 / 李慕渊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587-5

I. ①鲤…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440 号

书 名 鲤若安好

作 者 李慕渊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黄 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陈 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587-5

定 价 3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

挽回

第二章 /031

复仇开始，找碴

第三章 /052

反击，积累实力，夺走他想要的

第四章 /071

我的人生，从未如此顺利过

第五章 /104

统一阵线，不能失去朋友

第六章 /143

船到桥头自然直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第七章 /172

大逆转，霸道总裁爱上我？

第八章 /189

最后一役，绝对不认输

第九章 /215

现任男友怎么这么难追

第十章 /247

这一次失恋的速度有点快

番外 /268

梦想中的独处一室似乎不该是这样

○ 第一章 · 挽回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我前半生中最悲惨的日子。

清晨，相恋两年的男友宋星河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很抱歉，但还是想和我分手。迷迷糊糊挨到中午，我却又碰上学生会副主席委婉表示：我工作作风过于强硬，在监察部攒够了九十九封有效投诉信，需要引咎辞职，以挽回学生会的声誉。

别以为愚人节你们就可以组团来骗我！

尽管宋星河和副主席均选择了关闭手机，我却依旧潇洒地等着对方自投罗网，大喊一声：“愚人节快乐！”

可事实上，从晨光熹微等到日落余晖，我却没有再接到任何一个新信息。

谁也没来，连愚人节的玩笑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时针和分针在十二点的位置聚头后，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说的竟然是真的……

谁能倒霉到在愚人节失恋又失意的？普天之下，我许安好算一个。

我怎么都找不到宋星河，他在发完那条短信后，便销声匿迹了。所以我不得不决定先去学生会办公室了解一下状况，试图挽回一下自己岌岌可危的“事业”。

“副主席，我在学生会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

我一个前扑趴到了人事部干事的办公桌上，却在其他干事目光热烈的注视下，被迫开始收拾行李。副主席一脸颓废地斜躺在椅子上说：“许安好，组织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原本有一千种安慰你的方法，可是现在一种也派不上用场。你虽然被炒了鱿鱼，但没做完的工作还是要去做……”

学生会的基本传统是，最没人想干的活让最快离开的人去干。我

当然是要拒绝的啊！一个人到底要倒霉到什么程度，才能先丢了男友，又丢了职务，还被强行塞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想去干的活。

“不不不，副主席，这个大任我……”

可副主席不由分说地塞给我一张纸：“你别跑啊。这个资料我们只有一份，这人对我们学校来说真的特别重要，希望你去接他的时候能……”

我和副主席正在学生会办公室“打太极”，她的话还没说完，我躺在裤子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室友余子衿打来电话，说在新建的实验室碰到宋星河了。

事业算是保不住了。如果爱情和事业只能选一个，那么我选男朋友！

“喂，好，子衿，你现在在哪里？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等等，许安好，你听清楚了没有啊，记得去接人啊——”副主席长啸一声，硬生生把她手里那张“只有一份”的资料塞进了我打包好准备带走的家当里。

“啊——好——我有时间会去的。”

而我扛起资料就往外跑，也不确定自己这不靠谱的承诺对方是否能听见。

恋爱这事既然需要你情我愿，那么分手也一定要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啊。我一边跑向余子衿在电话里描述的地点，脑子里一边走马灯似的闪过诸多的画面。

宋星河是我在大学遇见的第一个学长，那年我还是青涩的学妹，抱着包比人高的行李站在商业街拐角。

他问我是不是在找宿舍。

按照影视作品的惯例，在大学遇见的第一个学长，日后陪伴女主

角到老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而我和宋星河恋爱两年，一起做过的实验比从本科读到博士要写的论文还多，说分手就分手……他必须和我说清楚！

“宋星河在哪儿呢？”我气势汹汹地冲向站在人群中啃煎饼的室友，犹如提刀行凶的悍妇，吓得她差点把装饼的纸盒子一起吞进肚子里。

“他、他、他刚才还在这里，你来之前进实验室去了。”

“好，我就在这里等他出来！”我习惯性把手里的资料书往地上一撂，身边的人群立刻围绕着我让出一片空地。

“那、那个，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室友小心翼翼地道，而我憋了半天才努力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嗯”。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太阳落山的速度那么快。

我在这里等他，不怕别人怎么看我。可是等待的时间越长，一开始那股理直气壮的劲就越发弱。不知道绝大多数人第一次被分手时是什么体验。心急如焚的我开始收拾丢在地上的资料书，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却猛地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副主席塞的那张资料纸也一起带了出来。

没错，就是那份学生会副主席口口声声说“只有一份”的宝贵资料。

我颤颤巍巍地展开纸，不知道宣传部是喝了多少白开水，才能把一份接机资料做得跟逃犯通缉令一样……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

向鲤，男，××大学交换生，主要外貌特征如图所示，所乘航班于四月二日十六点二十分到达，请务必提前半个小时接机。

底下还附了一张看不清的一寸免冠照。

要是拿着这种东西能准确地接到人才奇怪了好吗！

我下意识看了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现在是四月二日二十点

三十二分，也就是说，在我死守实验楼的这段时间里，那位重要人物要是选择打车找来学校，现在应该已经足够绕校完成一日游了。

好吧……没想到我在爱情事业双失利之后，还能顺势搞砸学生会最后委托的重任。都说祸不单行，古人诚不欺我。

这下算是全完了。

太阳磨蹭着落到地平线下。我破罐子破摔地放好接机资料，在实验楼门前等了很久，心虚地从水泥路正中的位置一直缩到花坛一角，却迟迟等不到宋星河出来。

他去哪儿了，他还会出来吗？他一直不出来，是不是……我正专心致志地脑补电视剧里的片段，五百个苦情女主角同时上身，却被身旁突然响起的陌生男声吓了个半死。

“哟，你好。”

谁会在这种时候打断别人，也太没眼力了！我从伤春悲秋中惊醒，下意识地转过身，苦情戏刚演了一半，半带着自行脑补的泪水，一个重心不稳，向后倒进了草丛里。

“我好……好得很！”

“嗯……真的吗？”

“真……的。”

我咬牙切齿地从草丛里爬起来，才发现身旁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那就好。”路灯的逆光方向只映出个大概人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复古的圆框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的样子，以及白衬衫搭着条酒红色的领带，在这所学长学弟上实验室都趿拉双拖鞋的学校里格外扎眼，我却没来由地产生了一种想痛殴他的冲动。

可惜我们素不相识，何况我还在等人，初次见面就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多不好。一番思索后，我拍拍身上的灰，决定暂时原谅这个把我吓得倒进草丛的家伙。

“不好意思，”他依旧带着笑意，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请问实验楼是在这儿吗？”

“如果实验楼不在这儿，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栋建筑物是什么？”我没好气地指着路灯下微微反光的实验楼指示牌，心生一念，然后一个转身，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也是看你有缘，不然我才懒得告诉你。现在去实验楼的路在维修，你往这边走，要快一点。”

我指的那个方向，是学校解剖实验室存放未处理标本的地方。

决定原谅，但不一定要立刻原谅。我又看了一眼眼前的人，总觉得有几分眼熟。这个时候穿成这样来找实验楼，该不会是什么不良人员吧？哼，如果是不良就刚好，让你长长记性。

“哦，谢谢。”他向上推了推眼镜，刚转身要走，又似乎想起了什么，回头望着我，“这个季节还是不要总是躲在植被茂盛的地方，有很多蚤目的完全变态类节肢动物很喜欢藏在那儿。”

蚤目的完全变态类节肢动物？

这个无法理解的词陪伴着我度过了剩下的一个半小时，直到看门的大爷赶来实验室关门。

“什么时候了，还藏在这儿干什么？”大爷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天实验楼跳蚤那么多，小姑娘这身衣服回宿舍得多泡泡。”

跳……跳蚤？

我愣愣地站到灯光下，后知后觉地发现手臂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几个大小不均的红疙瘩。记忆也在一瞬间接通，课本上介绍跳蚤危害的那页迅速浮起。巨大的昆虫图片下，清清楚楚地写着“蚤目的完

全变态类节肢动物”。

呸，就你书念得多？

“大爷，请问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在那边迷路了？”我不解气地问。

“那边？今天晚上根本没有人去那边。哦，我想起来了，一个多小时前有个小伙子问过我，可是实验室不就在这儿吗？不过他都走到了那边，我就干脆告诉了他实验室后门的位置，让他少走冤枉路。”

我隐约感觉喉咙里聚集了一口血，吞也不是，咽也不是。

好你这家伙，以后可千万不要让我再遇见你！

常言道，学医久了，本事不一定有增长，洁癖程度倒是一直都在提高。

出师未捷的我回到寝室，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上过系统解剖实验课后，全体同学对清洁的苛刻程度从上个月起越发变本加厉。

不过幸运的是，我的室友余子衿在正常情况下都保持着一种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蠢萌状态——我不担心她会凶我撵我，但偶尔也有例外的时候……

“你、你回来啦？”我蹑手蹑脚地摸到寝室门，却突然被叫住。

“啊，嗯、嗯……我……”

“你别动！”

糟了，我猛然感觉颈后一凉。余子衿全副武装，手里举着瓶消毒液，颇有种熟悉的感觉：“我、我跟你说，不要怕，这种情况，只要喷上消毒水就没问题了。”

我下意识地往后一退，直接被逼到了洗手池的死角。

“要喷多少？”

“理论上来说，是全身浸泡。”到这种时候，我胆小怯懦的室友就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她步步逼近，边走还边职业病发作地给我科普知识，“宠物或家畜体表可用千分之五拟除虫菊酯类粉剂，人……”

“等等，你先回答我，你手里的84消毒液哪里来的？”我突然冷静下来。

“楼下宿管阿姨的，就是打扫厕所的那个。”

“……”

天知道我是怎么和子衿斗智斗勇，才勉强逃过了84消毒液的洗涤。没有沦落到和厕所一般的待遇自然好，但现在的问题是，跳蚤该怎么处理？

每个医学生都知道，和大型疾病不同，这样的小问题往往才是最难解决的。

逃出宿舍的我有些迷茫。去医院自然是最佳选择，可门诊医生问起来该怎么说？躲在草丛里等人没等到，反而成了其他生物的美餐吗？那为什么要在这种天气躲在草丛里？

苦思冥想十分钟后，我终于做出了一个让我接下来后悔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決定——上网求助。

人总是要在做过傻事之后，才知道自己犯了傻。

“求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快速除跳蚤的方法，在线等，急！”

“跳蚤可是种生命力顽强的生物，想要除掉它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消毒液里长时间彻底浸泡。”

“那个，中招的东西比较脆弱，有没有一个除了消毒液以外的温和方案？”

“我有个祖传秘术，保证温和有效，不过……”

“不过什么？”我蹲在浴室的瓷砖上，看手机屏幕上的头像明明暗暗，那个声称有祖传秘术的发言者似乎在刻意卖关子。

等待了十分钟后，匿名回答者的对话框突然亮了起来。

“你先悬赏一千贡献，我再告诉你。”

好家伙，一千贡献，刚好就是我账户上目前所有的贡献值。上个星期我还发了个帖子，庆祝自己贡献达到一千，结果这周就摊上了这种事。

“祖传秘术，走过错过，错过可就没有了。”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犹豫，对方还恰到好处地补上了一句。

“你的方子真的有效？”

“无效退贡献。”

“好。”我一咬牙答应了。比起在医院被医生盘问，最后在同学间传得沸沸扬扬，还是选择放弃自己辛辛苦苦攒了三年的论坛贡献好一点。

“多谢惠顾。”

匿名回答者果然没有食言。悬赏提高后，我的私信箱里立刻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邮件。发信人的头像是一条奇怪的鱼，邮件正文清清楚楚地写着：祖传秘术，不得外传，夜半三更，头顶羊皮，缓慢入水，持续数分，招到病除。

这种偏方现在还会有人信？会信的人一定是被脑子被抓了皮的那只羊踹了！

可就在我大呼上当，正准备请论坛管理员介入时，鱼头像的对话框窗口又弹了出来。

“你可能不信，我从小在牧区长大，这个法子百试百灵。真的，我以我头像的鱼鳞发誓。”

“你头像的……”

我正准备再询问一下偏方的可行性，余子衿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直接举着两瓶 84 消毒液冲了进来。

“许、许安好，我已经问过了，你这个毛病用 84 消毒液泡泡就好。真的，你相信我！”余子衿一紧张说话就不利索，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看清她举着的消毒液瓶子上露出“厕所专用”的字样。

我室友哪里都好，就是脑回路太直。一旦她断定了什么事情，除非让她亲眼见到打破迷信，否则就算撞破了南墙，她还会继续向南。

“等等！我这里有个偏方，治跳蚤最灵！啊，不对，你看窗外，有个飞狗！”

“这、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飞碟……嗯？飞狗？”

在余子衿将我逼到马桶盖上前，我终于趁机拽起了她淘汰丢弃的羊皮围脖，夺门而出。到了这种地步，既不想去医院丢人，又不想被消毒水浸泡，我也只能试试那个以头像起誓的偏方是否有效。等等，话说回来，黄鳝有鳞吗？我刚准备再翻出手机问问那个家伙时，唯一的通信器械竟然发着蓝光自动关机了。

看来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

我哪有多余的时间再考虑！

四月的湖边并不美丽，尤其是夜晚，空无一人。我不知道游牧民族到底是怎么总结出这个偏方的，也不清楚第一个知道用这个方法除跳蚤的人是不是和我一样一事无成，躲在草丛里眼巴巴地等着挽回别人。我莫名感到悲伤，却无法将它表露出来。

头顶羊皮围脖的我仿佛水面上的一撮杂毛。不过仔细想想，跳蚤怕水，又受到羊膻味的吸引，这方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有效的……但是，

我怎么就感觉这个法子好像有哪里不对呢？我一边往水深处走，一边觉得似乎哪里有问题。夜深人静，独自慢慢淹进水里……这个场景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不过，小型生物微妙的迁移感打消了我的顾虑——我身上藏匿的那些小型生物似乎真的开始向羊皮迁移了！管他有什么别的问题呢，只要真的有效，豁出去了！

可就在我一步步迈向湖心时，岸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急切脚步声。

“别动！你！”

“啊？”

“你考虑清楚！不要动！就算沉湖也改变不了什么的！”

夜色很深，我看不清对方的样子，只是听完这句“好心”的劝说后突然有点想揍人。那人跑到岸边时湖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胸口，窒息感油然而生。

难怪我刚才觉得哪里不对，原来这样看起来有点像沉湖，人家误解了也是没办法。经过片刻思考，我认为讲清事实和表明决心是最好的解释办法，于是高声回应：“我是认真思考了之后才这样做的，希望你不要影响我。”

是嘛，万一我除跳蚤大业功败垂成，又被余子衿或者其他人用洗厕所的消毒液围堵怎么办？我还怎么去见宋星河？急救有黄金四分钟，爱情也有挽回四小时。虽然我并没有在最初的四个小时内挽回宋星河，但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可我也不知道我哪里说错了，来人在听过这句话之后显然更加激动了。我明明是前思后想，认真求助后才选择了这个方法，却见他丢了线衫就直接冲进了湖里，准备把我强行带上岸。

初春微寒，冰凉冰凉的湖水，一男一女，深夜出现在学校人工湖